第四十回　蕭雲仙廣武山賞雪　沈瓊枝利涉橋賣文

話說蕭雲仙奉著將令，監督築城，足足住了三四年，那城方纔築的成功。周圍十里，六座城門。城裏又蓋了五個衙署。出榜招集流民，進來居住。城外就叫百姓開墾田地。蕭雲仙想道：「像這旱地，百姓一遇荒年，就不能收糧食了，須是興起些水利來。」因動支錢糧，僱齊民夫，蕭雲仙親自指點百姓，在田傍開出許多溝渠來。溝間有洫，洫間有遂，開得高高低低，彷彿江南的光景。到了成功的時候，蕭雲仙騎著馬，帶著木耐，在各處犒勞百姓們。每到一處，蕭雲仙殺牛宰馬，傳下號令，把那一方百姓都傳齊了。蕭雲仙建一壇場，立起先農的牌位來，擺設了牛羊祭禮。蕭雲仙紗帽補服，自己站在前面，率領眾百姓，叫木耐在旁贊禮，升香、奠酒、三獻、八拜。拜過，又率領眾百姓望著北闕山呼舞蹈，叩謝皇恩，便叫百姓都團團坐下。蕭雲仙坐在中間，拔劍割肉，大碗斟酒，歡呼笑樂，痛飲一天。喫完了酒，蕭雲仙向眾百姓道：「我和你們眾百姓在此痛飲一天，也是緣法。而今上賴皇恩，下托你們眾百姓的力，開墾了這許多田地，也是我姓蕭的在這裏一番。我如今親自手種一顆柳樹，你們眾百姓每人也種一顆，或雜些桃花、杏花，亦可記著今日之事。」眾百姓歡聲如雷，一個個都在大路上栽了桃、柳。蕭雲仙同木耐，今日在這一方，明日又在那一方，一連喫了幾十日酒，共栽了幾萬顆柳樹。眾百姓感激蕭雲仙的恩德，在城門外公同起蓋了一所先農祠，中間供著先農神位，旁邊供了蕭雲仙的長生祿位牌。又尋一個會畫的，在牆上畫了一個馬，畫蕭雲仙紗帽補服，騎在馬上。前面畫木耐的像，手裏拿著一枝紅旗，引著馬，做勸農的光景。百姓家男男女女，到朔望的日子，往這廟裏來焚香點燭跪拜，非止一日。

到次年春天，楊柳發了青，桃花、杏花，都漸漸開了。蕭雲仙騎著馬，帶著木耐，出來遊玩。見那綠樹陰中，百姓家的小孩子，三五成群的牽著牛，也有倒騎在牛上的，也有橫睡在牛背上的，在田旁溝裏飲了水，從屋角邊慢慢轉了過來。蕭雲仙心裏歡喜，向木耐道：「你看這般光景，百姓們的日子有的過了。只是這班小孩子，一個個好模好樣，也還覺得聰俊，怎得有個先生教他識字便好！」木耐道：「老爺，你不知道麼？前日這先農祠住著一個先生，是江南人。而今想是還在這裏。老爺何不去和他商議？」蕭雲仙道：「這更湊巧了！」便打馬到祠內會那先生。進去同那先生作揖坐下。蕭雲仙道：「聞得先生貴處是江南，因甚到這邊外地方？請問先生貴姓？」那先生道：「賤姓沈，敝處常州；因向年有個親戚在青楓做生意，所以來看他。不想遭了兵亂，流落在這裏五六年，不得回去。近日聞得朝裏蕭老先生在這裏築城、開水利，所以到這裏來看看。老先生尊姓？貴衙門是那裏？」蕭雲仙道：「小弟便是蕭雲仙，在此開水利的。」那先生起身從新行禮，道：「老先生便是當今的班定遠，晚生不勝敬服！」蕭雲仙道：「先生既在這城裏，我就是主人，請到我公廨裏去住。」便叫兩個百姓來搬了沈先生的行李。叫木耐牽著馬，蕭雲仙攜了沈先生的手，同到公廨裏來。備酒飯款待沈先生，說起要請他教書的話。先生應允了。蕭雲仙又道：「只得先生一位，教不來。」便將帶來駐防的二三千多兵內，揀那認得字多的兵選了十個，託沈先生每日指授他些書理。開了十個學堂，把百姓家略聰明的孩子都養在學堂裏讀書。讀到兩年多，沈先生就教他做些破題、破承、起講。但凡做的來，蕭雲仙就和他分庭抗禮，以示優待。這些人也知道讀書是體面事了。

蕭雲仙城工已竣，報上文書去，把這文書就叫木耐去。木耐見了少保，少保問他些情節，賞他一個外委把總做去了。少保據著蕭雲仙的詳文，咨明兵部。工部核算：

「蕭采承辦青楓城城工一案，該撫題銷本內：磚，灰，工匠，共開銷銀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兩一錢二分一釐五毫。查該地水草附近，燒造磚灰甚便。新集流民，充當工役者甚多。不便聽其任意浮開。應請核減銀七千五百二十五兩有零，在于該員名下著追。查該員係四川成都府人，應行文該地方官勒限嚴比歸款，可也。奉旨依議。」

蕭雲仙看了邸抄，接了上司行來的公文，只得打點收拾行李，回成都府。比及到家，他父親已臥病在床，不能起來。蕭雲仙到床面前請了父親的安，訴說軍前這些始末緣由；說過，又磕下頭去，伏著不肯起來。蕭昊軒道：「這些事，你都不曾做錯，為甚麼不起來？」蕭雲仙纔把因修城工，被工部核減追賠一案說了；又道：「兒子不能掙得一絲半粟孝敬父親，到要破費了父親的產業，實在不可自比於人，心裏愧恨之極！」蕭昊軒道：「這是朝廷功令，又不是你不肖花消掉了，何必氣惱？我的產業，攢湊攏來，大約還有七千金，你一總呈出歸公便了。」蕭雲仙哭著應諾了。看見父親病重，他衣不解帶，伏伺十餘日，眼見得是不濟事。蕭雲仙哭著問：「父親可有甚麼遺言？」蕭昊軒道：「你這話又獃氣了。我在一日，是我的事。我死後，就都是你的事了。總之，為人以忠孝為本，其餘都是末事。」說畢，瞑目而逝。

蕭雲仙呼天搶地，盡哀盡禮；治辦喪事，十分盡心，卻自己歎息道：「人說『塞翁失馬』，未知是福是禍。前日要不為追賠，斷斷也不能回家。父親送終的事，也再不能自己親自辦。可見這番回家，也不叫做不幸！」喪葬已畢，家產都已賠完了，還少三百多兩銀子，地方官仍舊緊追。適逢知府因盜案的事降調去了。新任知府卻是平少保做巡撫時提拔的。到任後，知道蕭雲仙是少保的人，替他虛出了一個完清的結狀，叫他先到平少保那裏去，再想法來賠補。少保見了蕭雲仙，慰勞了一番，替他出了一角咨文，送部引見。兵部司官說道：「蕭采辦理城工一案，無例題補；應請仍于本千總班次，論俸推陞守備。俟其得缺之日，帶領引見。」

蕭雲仙又候了五六個月，部裏纔推陞了他應天府江淮衛的守備，帶領引見。奉旨：「著往新任。」蕭雲仙領了箚付出京，走東路來南京。過了朱龍橋，到了廣武衛地方，晚間住在店裏，正是嚴冬時分。約有二更盡鼓，店家吆呼道：「客人們起來！木總爺來查夜！」眾人都披了衣服坐在舖上。只見四五個兵，打著燈籠，照著那總爺進來，逐名查了。蕭雲仙看見那總爺原來就是木耐。木耐見了蕭雲仙，喜出望外，叩請了安，忙將蕭雲仙請進衙署，住了一宿。

次日，蕭雲仙便要起行，木耐留住道：「老爺且寬住一日。這天色想是要下雪了。今日且到廣武山阮公祠遊玩遊玩，卑弁盡個地主之誼。」蕭雲仙應允了。木耐叫備兩匹馬，同蕭雲仙騎著，又叫一個兵，備了幾樣餚饌和一尊酒，一經來到廣武山阮公祠內。道士接進去，請到後面樓上坐下。道士不敢來陪，隨接送上茶來。木耐隨手開了六扇窗格，正對著廣武山側面。看那山上，樹木凋敗，又被北風吹的凜凜冽冽的光景，天上便飄下雪花來。蕭雲仙看了，向著木耐說道：「我兩人當日在青楓城的時候，這樣的雪，不知經過了多少，那時到也不見得苦楚；如今見了這幾點雪，倒覺得寒冷的緊！」木耐道：「想起那兩位都督大老爺，此時貂裘向火，不知怎麼樣快活哩！」說著，喫完了酒，蕭雲仙起來閒步。樓右邊一個小閣子，牆上嵌著許多名人題咏。蕭雲仙都看完了。內中一首，題目寫著「廣武山懷古」，讀去卻是一首七言古風。蕭雲仙讀了又讀，讀過幾遍，不覺悽然淚下。木耐在旁，不解其意。蕭雲仙又看了後面一行寫著：「白門武書正字氏稿」。看罷，記在心裏。當下收拾回到衙署，

又住了一夜。次日天晴，蕭雲仙辭別木耐要行。木耐親自送過大柳驛，方纔回去。

蕭雲仙從浦口過江，進了京城，驗了箚付，到了任，查點了運丁，看驗了船隻，同前任的官交代清楚。那日，便問運丁道：「你們可曉的這裏有一個姓武，名書，號正字的是個甚麼人？」旗丁道：「小的卻不知道。老爺問他，卻為甚麼？」蕭雲仙道：「我在廣武衛看見他的詩，急于要會他。」旗丁道：「既是做詩的人，小的向國子監一問便知了。」蕭雲仙道：「你快些去問。」旗丁次日來回復道：「國子監問過來了。門上說，監裏有個武相公，叫做武書，是個上齋的監生，就在花牌樓住。」蕭雲仙道：「快叫人伺候，不打執事，我就去拜他。」當下一直來到花牌樓，一個坐東朝西的門樓，投進帖去。武書出來會了。蕭雲仙道：「小弟是一個武夫，新到貴處，仰慕賢人君子。前日在廣武山壁上，奉讀老先生懷古佳作，所以特來拜謁。」武書道：「小弟那詩，也是一時有感之作，不想有污尊目。」當下捧出茶來喫了。武書道：「老先生自廣武而來，想必自京師部選的了？」蕭雲仙道：「不瞞老先生，說起來話長。小弟自從青楓城出征之後，因修理城工多用了帑項，方纔賠償清了，照千總推陞的例，選在這江淮衛。卻喜得會見老先生，凡事要求指教。改日還有事奉商。」武書道：「當得領教。」蕭雲仙說罷，起身去了。

武書送出大門，看見監裏齋夫飛跑了來，說道：「大堂虞老爺立候相公說話。」武書走去見虞博士。虞博士道：「年兄，令堂旌表的事，部裏為報在後面，駁了三回，如今纔准了。牌坊銀子在司裏，年兄可作速領去。」武書謝了出來。次日，帶了帖子去回拜蕭守備。蕭雲仙迎入川堂，作揖奉坐。武書道：「昨日枉駕後，多慢。拙作過蒙稱許，心切不安。還有些拙刻帶在這邊，還求指教。」因在袖內拿出一卷詩來。蕭雲仙接著，看了數草，讚歎不已。隨請到書房裏坐了，擺上飯來。喫過，蕭雲仙拿出一個卷子遞與武書，道：「這是小弟半生事跡，專求老先生大筆，或作一篇文，或作幾首詩，以垂不朽。」武書接過來，放在桌上，打開看時，前面寫著「西征小紀」四個字。中間三副圖：第一副是「椅兒山破敵」，第二副是「青楓取城」，第三副是「春郊勸農」。每幅下面都有逐細的紀略。武書看完了，歎惜道：「飛將軍數奇，古今來大概如此！老先生這樣功勞，至今還屈在卑位！這做詩的事，小弟自是領教。但老先生這一番汗馬的功勞，限於資格，料是不能載入史冊的了，須得幾位大手筆，撰述一番，各家文集裏傳留下去，也不埋沒了這半生忠悃。」蕭雲仙道：「這個也不敢當。但得老先生大筆，小弟也可借以不朽了。」武書道：「這個不然。卷子我且帶了回去。這邊有幾位大名，素昔最喜讚揚忠孝的，若是見了老先生這一番事業，料想樂於題詠的。容小弟將此卷傳了去看看。」蕭雲仙道：「老先生的相知何不竟指小弟先去拜謁？」武書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蕭雲仙拿了一張紅帖子要武書開名字去拜。武書便開出：虞博士果行、遲均衡山、莊徵君紹光、杜儀少卿，俱寫了住處，遞與蕭雲仙，帶了卷子，告辭去了。

蕭雲仙次日拜了各位，各位都回拜了。隨奉糧道文書，押運赴淮。蕭雲仙上船，到了揚州，在鈔關上擠馬頭。正擠的熱鬧，只見後面擠上一隻船來，船頭上站著一個人，叫道：「蕭老先生！怎麼在這裏？」蕭雲仙回頭一看，說道：「呵呀！原來是沈先生！你幾時回來的？」忙叫攏了船。那沈先生跳上船來。蕭雲仙道：「向在青楓城一別，至今數年。是幾時回南來的？」沈先生道：「自蒙老先生青目，教了兩年書，積下些修金，回到家鄉，將小女許嫁揚州宋府上，此時送他上門去。」蕭雲仙道：「令愛恭喜，少賀。」因叫跟隨的人封了一兩銀子，送過來做賀禮，說道：「我今番押運北上，不敢停泊；將來回到敝署，再請先生相會罷。」作別開船去了。

這先生領著他女兒瓊枝，岸上叫了一乘小轎子抬著女兒，自己押了行李，到了缺口門，落在大豐旗下店裏。那裏夥計接著，通報了宋鹽商。那鹽商宋為富打發家人來吩咐道：「老爺叫把新娘就抬到府裏去。沈老爺留在下店裏住著，叫帳房置酒款待。」沈先生聽了這話，向女兒瓊枝道：「我們只說到了這裏，權且住下，等他擇吉過門，怎麼這等大模大樣？看來這等光景竟不是把你當作正室了。這頭親事，還是就得就不得？女兒，你也須自己主張。」沈瓊枝道：「爹爹，你請放心。我家又不曾寫立文書，得他身價，為甚麼肯去伏低做小！他既如此排場，爹爹若是和他吵鬧起來，倒反被外人議論。我而今一乘轎子，抬到他家裏去，看他怎模樣看待我。」沈先生只得依著女兒的言語，看著他裝飾起來。頭上戴了冠子，身上穿了大紅外蓋，拜辭了父親，上了轎。那家人跟著轎子，一直來到河下，進了大門。幾個小老媽抱著小官在大牆門口同看門的管家說笑話，看見轎子進來，問道：「可是沈新娘來了？請下了轎，走水巷裏進去。」沈瓊枝聽見，也不言語，下了轎，一直走到大廳上坐下。說道：「請你家老爺出來！我常州姓沈的，不是甚麼低三下四的人家！他既要娶我，怎的不張燈結彩，擇吉過門，把我悄悄的抬了來，當做娶妾的一般光景？我且不問他要別的，只叫他把我父親親筆寫的婚書拿出來與我看，我就沒的說了！」老媽同家人都嚇了一跳，甚覺詫異，慌忙走到後邊報與老爺知道。那宋為富正在藥房裏看著藥匠弄人參，聽了這一篇話，紅著臉道：「我們總商人家，一年至少也娶七八個妾，都像這般淘氣起來，這日子還過得！他走了來，不怕他飛到那裏去！」躊躇一會，叫過一個丫鬟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去前面向那新娘說：『老爺今日不在，新娘權且進房去。有甚麼話，等老爺來家再說。』」丫鬟來說了，沈瓊枝心裏想著：「坐在這裏也不是事，不如且隨他進去。」便跟著丫頭走到廳背後左邊一個小圭門裏進去，三間楠木廳，一個大院落，堆滿了太湖石的山子。沿著那山石走到左邊一條小巷，串入一個花園內。竹樹交加，亭臺軒敞，一個極寬的金魚池，池子旁邊，都是硃紅欄杆，夾著一帶走廊。走到廊盡頭處，一個小小月洞，四扇金漆門。走將進去，便是三間屋，一間做房，鋪設的齊齊整整，獨自一個院落。媽子送了茶來。沈瓊枝喫著，心裏暗說道：「這樣極幽的所在，料想彼人也不會賞鑑，且讓我在此消遣幾天！」那丫鬟回去回復宋為富道：「新娘人物倒生得標致，只是樣子覺得憊賴，不是個好惹的！」

過了一宿，宋為富叫管家到下店裏，吩咐帳房中兌出五百兩銀子送與沈老爺，叫他且回府，著姑娘在這裏，想沒的話說。沈先生聽了這話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！他分明拿我女兒做妾，這還了得！」一經走到江都縣喊了一狀。那知縣看了呈子，說道：「沈大年既是常州貢生，也是衣冠中人物，怎麼肯把女兒與人做妾？鹽商豪橫一至于此！」將呈詞收了。宋家曉得這事，慌忙叫小司客具了一個訴呈，打通了關節。次日，呈子批出來，批道：

「沈大年既係將女瓊枝許配宋為富為正室，何至自行私送上門，顯係做妾可知。架詞混瀆，不准。」

那訴呈上批道：

「已批示沈大年詞內矣。」

沈大年又補了一張呈子。知縣大怒，說他是個刁健訟棍，一張批，兩個差人，押解他回常州去了。

沈瓊枝在宋家過了幾天，不見消息，想道：「彼人一定是安排了我父親，再來和我歪纏。不如走離了他家，再作道理。」將他那房裏所有動用的金銀器皿，真珠首飾，打了一個包袱，穿了七條裙子，扮做小老媽的模樣，買通了那丫鬟，五更時分，從後門走了，清晨出了鈔關門上船。那船是有家眷的。沈瓊枝上了船，自心裏想道：「我若回常州父母家去，恐惹故鄉人家恥笑。」細想：「南京是個好地方，有多少名人在那裏。我又會做兩句詩，何不到南京去賣詩過日子？或者遇著些緣法出來也不

可知。」立定主意，到儀徵換了江船，一直往南京來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賣詩女士，反為逋逃之流；科舉儒生，且作風流之客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　莊濯江話舊秦淮河　沈瓊枝押解江都縣

話說南京城裏，每年四月半後，秦淮景致，漸漸好了。那外江的船，都下掉了樓子，換上涼篷，撐了進來。船艙中間，放一張小方金漆桌子，桌上擺著宜興沙壺，極細的成窯、宣窯的杯子，烹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。那遊船的備了酒和餚饌及果碟到這河裏來游，就是走路的人也買幾個錢的毛尖茶在船上煨了喫，慢慢而行。到天色晚了，每船兩盞明角燈，一來一往，映著河裏，上下明亮。自文德橋至利涉橋、東水關，夜夜笙歌不絕。又有那些遊人買了水老鼠花在河內放。那水花直站在河裏，放出來，就和一樹梨花一般，每夜直到四更時纔歇。國子監的武書，是四月盡間生辰。他家中窮，請不起客；杜少卿備了一席果碟，沽幾斤酒，叫了一隻小涼篷船，和武書在河裏游游。清早請了武書來，在河房裏喫了飯，開了水門，同下了船。杜少卿道：「正字兄，我和你先到淡冷處走走。」叫船家一路蕩到進香河，又蕩了回來，慢慢喫酒。喫到下午時候，兩人都微微醉了。蕩到利涉橋，上岸走走，見馬頭上貼著一個招牌，上寫道：

「毗陵女士沈瓊枝，精工顧繡，寫扇作詩。寓王府塘手帕巷內。賜顧者幸認『毗陵沈』招牌便是。」

武書看了，大笑道：「杜先生，你看南京城裏偏有許多奇事！這些地方，都是開私門的女人住。這女人眼見的也是私門了，卻掛起一個招牌來，豈不可笑！」杜少卿道：「這樣的事，我們管他怎的？且到船上去煨茶喫。」便同下了船，不喫酒了，煨起上好的茶來，二人喫著閒談。過了一回，回頭看見一輪明月升上來，照得滿船雪亮，船就一直蕩上去。到了月牙池，見許多游船在那裏放花炮，內有一隻大船，掛著四盞明角燈，鋪著涼簟子，在船上中間擺了一席。上面坐著兩個客，下面主位上坐著一位，頭戴方巾，身穿白紗直裰，腳下涼鞋，黃瘦面龐，清清疎疎，三綹白鬚；橫頭坐著一個少年，白淨面皮，微微幾根鬍子，眼張失落，在船上兩邊看女人。這小船走近大船跟前，杜少卿同武書認得那兩個客一個是盧信侯，一個是莊紹光，卻認不得那兩個人。莊紹光看見二人，立起身來道：「少卿兄，你請過來坐。」杜少卿同武書上了大船。主人和二位見禮，便問：「尊姓？」莊紹光道：「此位是天長杜少卿兄。此位是武正字兄。」那主人道：「天長杜先生，當初有一位做贛州太守的，可是貴本家？」杜少卿驚道：「這便是先君。」那主人道：「我四十年前，與尊大人終日相聚。敘祖親，尊翁還是我的表兄。」杜少卿道：「莫不是莊濯江表叔麼？」那主人道：「豈敢，我便是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小姪當年年幼，不曾會過。今幸會見表叔，失敬了。」從新同莊濯江敘了禮。武書問莊紹光道：「這位老先生可是老先生貴族？」莊徵君笑道：「這還是舍姪，卻是先君受業的弟子。我也和他相別了四十年。近日纔從淮揚來。」武書又問：「此位？」莊濯江道：「這便是小兒。」也過來見了禮，齊坐下。莊濯江叫從新拿上新鮮酒來，奉與諸位喫。莊濯江就問：「少卿兄幾時來的？寓在那裏？」莊紹光道：「他已今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。尊居現在這河房裏。」莊濯江驚道：「尊府大家，園亭花木，甲於江北，為甚麼肯搬在這裏？」莊紹光便把少卿豪舉，而今黃金已隨手而盡，略說了幾句。莊濯江不勝歎息，說道：「還記得十七八年前，我在湖廣，烏衣韋四先生寄了一封書子與我，說他酒量越發大了，二十年來，竟不得一回慟醉，只有在天長賜書樓喫了一罎九年的陳酒，醉了一夜，心裏快暢的緊，所以三千里外寄信告訴我。我彼時不知府上是那一位做主人，今日說起來，想必是少卿兄無疑了。」武書道：「除了他，誰人肯做這一個雅東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韋老伯也是表叔相好的？」莊濯江道：「這是我髫年的相與了。尊大人少時，無人不敬仰是當代第一位賢公子。我至今想起，形容笑貌，還如在目前。」盧信侯又同武書談到泰伯祠大祭的事。莊濯江拍膝嗟歎道：「這樣盛典，可惜來遲了，不得躬逢其盛！我將來也要怎的尋一件大事，屈諸位先生大家會一會，我就有趣了！」當下四五人談心話舊，一直飲到半夜。在杜少卿河房前，見那河裏燈火闌珊，笙歌漸歇，耳邊忽聽得玉簫一聲。眾人道：「我們各自分手罷。」武書也上了岸去。

莊濯江雖年老，事莊紹光極是有禮。當下杜少卿在河房前過，上去回家。莊濯江在船上，一路送莊紹光到北門橋，還自己同上岸，家人打燈籠，同盧信侯送到莊紹光家，方纔回去。莊紹光留盧信侯住了一夜，次日，依舊同往湖園去了。莊濯江次日寫了「莊潔率子非熊」的帖子，來拜杜少卿。杜少卿到蓮花橋來回拜，留著談了一日。

杜少卿又在後湖會著莊紹光。莊紹光道：「我這舍姪，亦非等閒之人。他四十年前，在泗州同人合本開典當。那合本的人窮了，他就把他自己經營的兩萬金和典當拱手讓了那人，自己一肩行李，跨一個疲驢，出了泗州城。這十數年來，往來楚越，轉徙經營，又自致數萬金，纔置了產業，南京來住。平日極是好友敦倫。替他尊人治喪，不曾要同胞兄弟出過一個錢，俱是他一人獨任。多少老朋友死了無所歸的，他就殯葬他。又極遵先君當年的教訓，最是敬重文人，流連古蹟。現今拿著三四千銀子在雞鳴山修曹武惠王廟。等他修成了，少卿也約衡山兄來替他做一個大祭。」杜少卿聽了，心裏歡喜。說罷，辭別去了。

轉眼長夏已過，又是新秋，清風戒寒。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。滿城的人都叫了船，請了大和尚在船上懸掛佛像，鋪設經壇，從西水關起，一路施食到進香河。十里之內，降真香燒的有如煙霧溟濛。那鼓鈸梵唄之聲，不絕於耳。到晚，做的極精緻的蓮花燈，點起來浮在水面上。又有極大的法船，照依佛家中元地獄赦罪之說，超度這些孤魂升天。把一個南京秦淮河，變做西域天竺國。到七月二十九日，清涼山地藏勝會。人都說地藏菩薩一年到頭都把眼閉著，只有這一夜纔睜開眼。若見滿城都擺的香花燈燭，他就只當是一年到頭都是如此，就歡喜這些人好善，就肯保佑人。所以這一夜，南京人各家門戶，都搭起兩張桌子來，兩枝通宵風燭，一座香斗，從大中橋到清涼山，一條街有七八里路，點得像一條銀龍，一夜的亮，香煙不絕，大風也吹不熄。傾城士女都出來燒香看會。

沈瓊枝住在王府塘房子裏，也同房主人娘子去燒香回來。沈瓊枝自從來到南京，掛了招牌，也有來求詩的，也有來買斗方的，也有來託刺繡的。那些好事的惡少，都一傳兩，兩傳三的來物色，非止一日。這一日燒香回來，人見他是下路打扮，跟了他後面走的就有百十人。莊非熊卻也順路跟在後面，看見他走到王府塘那邊去了。莊非熊心裏有些疑惑。次日，來到杜少卿家，說：「這沈瓊枝在王府塘，有惡少們去說混話，他就要怒罵起來。此人來路甚奇，少卿兄何不去看看？」杜少卿道：「我也聽見這話。此時多失意之人，安知其不因避難而來此地？我正要去問他。」當下便留莊非熊在河房看新月。又請了兩個客來：一個是遲衡山，一個是武書。莊非熊見了，說些閒話，又講起王府塘沈瓊枝賣詩文的事。杜少卿道：「無論他是怎樣，果真能做詩文，這也就難得了。」遲衡山道：「南京城裏是何等地方！四方的名士還數不清，還那個去求婦女們的詩文？這個明明借此勾引人！他能做不能做，不必管他。」武書道：「這個卻奇。一個少年婦女，獨自在外，又無同伴，靠賣詩文過日子，恐怕世上斷無此理，只恐其中有甚麼情由。他既然會做詩，我們便邀了他來做做看。」說著，喫了晚飯，那新月已從河底下斜掛一鉤，漸漸的照過橋來。杜少卿道：「正字兄，方纔所說，今日已遲了，明日在舍間早飯後，同去走走。」武書應諾，同遲衡山、莊非熊，都別去了。

次日，武正字來到杜少卿家。早飯後，同到王府塘來。只見前面一間低矮房屋，門首圍著一二十人在那裏吵鬧。杜少卿同武書上前一看，裏邊便是一個十八九歲婦人，梳著下路綹鬆，穿著一件寶藍紗大領披風，在裏面支支喳喳的嚷。杜少卿同武書聽了一聽，纔曉得是人來買繡香囊，地方上幾個喇子想來拿甪頭，卻無實跡，倒被他罵了一場。兩人聽得明白，方纔進去。那些人看見兩位進去，也就漸漸散了。沈瓊枝看見兩人氣概不同，連忙接著，拜了萬福。坐定，彼此談了幾句閒話。武書道：「這杜少卿先生是此間詩壇祭酒，昨日因有人說起佳作可觀，所以來請教。」沈瓊枝道：「我在南京半年多，凡到我這裏來的，不是把我當作倚門之娼，就是疑我為江湖之盜。兩樣人皆不足與言。今見二位先生，既無狎玩我的意思，又無疑猜我的心腸。我平日聽見家父說：『南京名士甚多，只有杜少卿先生是個豪傑。』這句話不錯了。但不知先生是客居在此，還是和夫人也同在南京？」杜少卿道：「拙荊也同寄居在河房內。」沈瓊枝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就到府拜謁夫人，好將心事細說。」杜少卿應諾，同武書先別了出來。武書對杜少卿說道：「我看這個女人實有些奇。若說他是個邪貨，他卻不帶淫氣；若是說他是人家遣出來的婢妾，他卻又不帶賤氣。看他雖是個女流，倒有許多豪俠的光景。他那般輕倩的裝飾，雖則覺得柔媚，只一雙手指卻像講究勾、搬、沖的。論此時的風氣，也未必有車中女子同那紅線一流人。卻怕是負氣鬪狠，逃了出來的。等他來時，盤問盤問他，看我的眼力如何。」

說著，已回到杜少卿家門首，看見姚奶奶背著花籠兒來賣花。杜少卿道：「姚奶奶，你來的正好。我家今日有個希奇的客到，你就在這裏看看。」讓武正字到河房裏坐著，同姚奶奶進去，和娘子說了。少刻，沈瓊枝坐了轎子，到門首下了進來，杜少卿迎進內室，娘子接著，見過禮，坐下奉茶。沈瓊枝上首，杜娘子主位，姚奶奶在下面陪著，杜少卿坐在窗櫺前。彼此敘了寒暄。杜娘子問道：「沈姑娘，看你如此青年，獨自一個在客邊，可有個同伴的？家裏可還有尊人在堂？可曾許字過人家？」沈瓊枝道：「家父歷年在外坐館，先母已經去世。我自小學了些手工針黹，因來到這南京大邦去處，借此餬口。適承杜先生相顧，相約到府，又承夫人一見如故，真是天涯知己了。」姚奶奶道：「沈姑娘出奇的針黹！昨日我在對門葛來官家，看見他相公娘買了一幅繡的『觀音送子』，說是買的姑娘的，真個畫兒也沒有那畫的好！」沈瓊枝道：「胡亂做做罷了，見笑的緊。」須臾，姚奶奶走出房門外去。沈瓊枝在杜娘子面前，雙膝跪下。娘子大驚，扶了起來。沈瓊枝便把鹽商騙他做妾，他拐了東西逃走的話說了一遍：「而今只怕他不能忘情，還要追蹤而來。夫人可能救我？」杜少卿道：「鹽商富貴奢華，多少士大夫見了就銷魂奪魄；你一個弱女子，視如土芥，這就可敬的極了！但他必要追蹤，你這禍事不遠，卻也無甚大害。」

正說著，小廝進來請少卿：「武爺有話要說。」杜少卿走到河房裏，只見兩個人垂著手，站在橫子門口，像是兩個差人。少卿嚇了一跳，問道：「你們是那裏來的？怎麼直到這裏邊來？」武書接應道：「是我叫進來的。奇怪！如今縣裏據著江都縣緝捕的文書在這裏拿人，說他是宋鹽商家逃出來的一個妾。我的眼色如何？」少卿道：「此刻卻在我家！我家與他拿了去，就像是我家指使的；傳到揚州去，又像我家藏留他。他逃走不逃走都不要緊，這個倒有些妥帖。」武正字道：「小弟先叫差人進來，正為此事。此刻少卿兄莫若先賞差人些微銀子，叫他仍舊到王府塘去；等他自己回去，再做道理拿他。」少卿依著武書，賞了差人四錢銀子。差人不敢違拗，去了。少卿復身進去，將這一番話向沈瓊枝說了。娘子同姚奶奶倒喫了一驚。沈瓊枝起身道：「這個不妨。差人在那裏？我便同他一路去。」少卿道：「差人我已叫他去了。你且用了便飯。武先生還有一首詩奉贈，等他寫完。」當下叫娘子和姚奶奶陪著喫了飯，自己走到河房裏檢了自己刻的一本詩集，等著武正字寫完了詩，又稱了四兩銀子，封做程儀，叫小廝交與娘子，送與沈瓊枝收了。

沈瓊枝告辭出門，上了轎，一直回到手帕巷。那兩個差人已在門口，攔住說道：「還是原轎子抬了走，還是下來同我們走？進去是不必的了！」沈瓊枝道：「你們是都堂衙門的？是巡按衙門的？我又不犯法，又不打欽案的官司，那裏有個攔門不許進去的理！你們這般大驚小怪，只好嚇那鄉裏人！」說著，下了轎，慢慢的走了進去。兩個差人倒有些讓他。沈瓊枝把詩同銀子收在一個首飾匣子裏，出來叫：「轎夫，你抬我到縣裏去。」轎夫正要添錢。差人忙說道：「千差萬差，來人不差！我們清早起，就在杜相公家伺候了半日，留你臉面，等你轎子回來，你就是女人，難道是茶也不喫的！」沈瓊枝見差人想錢，也只不理；添了二十四個轎錢，一直就抬到縣裏來。差人沒奈何，走到宅門上回稟道：「拿的那個沈氏到了。」知縣聽說，便叫帶到三堂回話。帶了進來，知縣看他容貌不差，問道：「既是女流，為甚麼不守閨範，私自逃出，又偷竊了宋家的銀兩，潛蹤在本縣地方做甚麼？」沈瓊枝道：「宋為富強佔良人為妾，我父親和他涉了訟，他買囑知縣，將我父親斷輸了，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。況且我雖然不才，也頗知文墨；怎麼肯把一個張耳之妻去事外黃傭奴？故此逃了出來。這是真的。」知縣道：「你這些事，自有江都縣問你，我也不管。你既會文墨，可能當面做詩一首？」沈瓊枝道：「請隨意命一個題。原可以求教的。」知縣指著堂下的槐樹，說道：「就以此為題。」沈瓊枝不慌不忙，吟出一首七言八句來，又快又好。知縣看了賞鑑，隨叫兩個原差到他下處取了行李來，當堂查點。翻到他頭面盒子裏，一包碎散銀子，一個封袋上寫著「程儀」，一本書，一個詩卷。知縣看了，知道他也和本地名士倡和。簽了一張批，備了一角關文，吩咐原差道：「你們押送沈瓊枝到江都縣，一路須要小心，不許多事，領了回批來繳。」那知縣與江都縣同年相好，就密密的寫了一封書子，裝入關文內，託他開釋此女，斷還伊父，另行擇婿。此是後事不提。

當下沈瓊枝同兩個差人出了縣門，僱轎子抬到漢西門外，上了儀徵的船。差人的行李放在船頭上鎖伏板下安歇。沈瓊枝搭在中艙。正坐下，涼篷小船上又蕩了兩個堂客來搭船，一同進到官艙。沈瓊枝看那兩個婦人時，一個二十六七的光景，一個十七八歲，喬素打扮，做張做致的。跟著一個漢子，酒糟的一副面孔，一頂破氈帽，坎齊眉毛，挑過一擔行李來，也送到中艙裏。兩婦人同沈瓊枝一塊兒坐下，問道：「姑娘是到那裏去的？」沈瓊枝道：「我是揚州，和二位想也同路。」中年的婦人道：「我們不到揚州，儀徵就上岸了。」過了一會，船家來稱船錢。兩個差人啐了一口，拿出批來道：「你看！這是甚麼東西！我們辦公事的人，不問你要貼錢就夠了，還來問我們要錢！」船家不敢言語，向別人稱完了，開船到了燕子磯。一夜西南風，清早到了黃泥灘。差人問沈瓊枝要錢。沈瓊枝道：「我昨日聽得明白，你們辦公事不用船錢的。」差人道：「沈姑娘，你也太拿老了！叫我們管山喫山，管水喫水。都像你這一毛不拔，我們喝西北風！」沈瓊枝聽了，說道：「我便不給你錢，你敢怎麼樣！」走出船艙，跳上崖去，兩隻小腳就是飛的一般，竟要自己走了去。兩個差人，慌忙搬了行李，趕著扯他；被他一個四門斗里打了一個仰八叉。扒起來，同那個差人吵成一片。吵的船家同那戴破氈帽的漢子做好做歹，雇了一乘轎子。兩個差人，跟著去了。

那漢子帶著兩個婦人，過了頭道閘，一直到豐家巷來，覿面迎著王義安，叫道：「細姑娘同順姑娘來了？李老四也親自送了來？南京水西門近來生意如何？」李老四道：「近來被淮清橋那些開『三嘴行』的擠壞了，所以來投奔老爹。」王義安道：「這樣甚好，我這裏正少兩個姑娘。」當下帶著兩個婊子，回到家裏。一進門來，上面三間草房，都用蘆蓆隔著，後面就是廚房。廚房裏一個人在那裏洗手，看見這兩個婊子進來，歡喜的要不的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煙花窟裏，惟憑行勢誇官；筆墨叢中，偏去眠花醉柳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　公子妓院說科場　家人苗疆報信息

話說兩個婊子纔進房門，王義安向洗手的那個人道：「六老爺，你請過來，看看這兩位新姑娘！」兩個婊子抬頭看那人時，頭戴一頂破頭巾，身穿一件油透的元色綢直裰，腳底下穿了一雙舊尖頭靴，一副大黑麻臉，兩隻的溜骨碌的眼睛。洗起手來，自己把兩個袖子只管往上勒。又不像文，又不像武。

那六老爺從廚房裏走出來，兩個婊子上前叫聲「六老爺！」歪著頭，扭著屁股，一隻手扯著衣服衿，在六老爺跟前行個禮。那六老爺雙手拉著道：「好！我的乖乖姐姐！你一到這裏就認得湯六老爺，就是你的造化了！」王義安道：「六老爺說的是。姑娘們到這裏，全靠六老爺照顧。請六老爺坐。拿茶來敬六老爺。」湯六老爺坐在一張板凳上，把兩個姑娘拉著，一邊一個，同在板凳上坐著。自己扯開褲腳子，拿出那一雙黑油油的肥腿來搭在細姑娘腿上，把細姑娘雪白的手拿過來摸他的黑腿。喫過了茶，拿出一袋子檳榔來，放在嘴裏亂嚼。嚼的滓滓渣渣，淌出來，滿鬍子，滿嘴唇，左邊一擦，右邊一偎，都偎擦兩個姑娘的臉巴子上。姑娘們拿出汗巾子來揩，他又奪過去擦夾肢窩。王義安纔接過茶杯，站著問道：「大老爺這些時邊上可有信來？」湯六老爺道：「怎麼沒有？前日還打發人來，在南京做了二十首大紅緞子繡龍的旗，一首大黃緞子的坐纛。說是這一個月就要進京。到九月霜降祭旗，萬歲爺做大將軍，我家大老爺做副將軍。兩人竝排在一個氈條上站著磕頭。磕過了頭，就做總督。」正說著，撈毛的叫了王義安出去，悄悄說了一會話。王義安進來道：「六老爺在上，方纔有個外京客要來會會細姑娘，看見六老爺在這裏，不敢進來。」六老爺道：「這何妨？請他進來不是。我就同他喫酒。」當下王義安領了那人進來，一個少年生意人。

那嫖客進來坐下，王義安就叫他稱出幾錢銀子來，買了一盤子驢肉，一盤子煎魚，十來篩酒。因湯六老爺是教門人，買了二三十個雞蛋，煮了出來。點上一個燈掛。六老爺首席，那嫖客對坐。六老爺叫細姑娘同那嫖客一板凳坐。細姑娘撒嬌撒癡定要同六老爺坐。四人坐定，斟上酒來。六老爺要猜拳，輸家喫酒贏家唱。六老爺贏了一拳，自己啞著喉嚨唱了一個寄生草，便是細姑娘和那嫖客猜。細姑娘贏了。六老爺叫斟上酒，聽細姑娘唱。細姑娘別轉臉笑，不肯唱。六老爺拿筷子在桌上催著敲。細姑娘只是笑，不肯唱。六老爺道：「我這臉是簾子做的。要捲上去就捲上去，要放下來就放下來！我要細姑娘唱一個，偏要你唱！」王義安又走進來幫著催促，細姑娘只得唱了幾句。唱完，王義安道：「王老爺來了。」那巡街的王把總進來，見是湯六老爺，纔不言語。婊子磕了頭，一同入席喫酒，又添了五六篩。直到四更時分，大老爺府裏小狗子拿著「都督府」的燈籠，說：「府裏請六爺。」六老爺同王老爺方纔去了。嫖客進了房，端水的來要水錢，撈毛的來要花錢。又鬧了一會，婊子又通頭、洗臉、刷屁股。比及上床，已雞叫了。

次日，六老爺絕早來說，要在這裏擺酒，替兩位公子餞行，往南京恭喜去。王義安聽見湯大老爺府裏兩位公子來，喜從天降。忙問：「六老爺，是即刻就來，是晚上纔來？」六老爺在腰裏摸出一封低銀子，稱稱五錢六分重，遞與王義安，叫去備一個七簋兩點的席，「若是辦不來，再到我這裏找。」王義安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只要六老爺別的事上多挑他姐兒們幾回就是了。這一席酒，我們效六老爺的勞。何況又是請府裏大爺、二爺的。」六老爺道：「我的乖乖，這就是在行的話了。只要你這姐兒們有福，若和大爺、二爺相厚起來，他府裏差甚麼？黃的是金，白的是銀，圓的是珍珠，放光的是寶！我們大爺、二爺，你只要找得著性情，就是撈毛的，燒火的，他也大把的銀子撾出來賞你們！」李四在旁聽了，也著實高興。吩咐已畢，六老爺去了。這裏七手八腳整治酒席。到下午時分，六老爺同大爺、二爺來。頭戴恩蔭巾，一個穿大紅洒線直裰，一個穿藕合洒線直裰，腳下粉底皂靴，帶著四個小廝，大清天白日，提著兩對燈籠：一對上寫著「都督府」，一對寫著「南京鄉試」。大爺、二爺進來，上面坐下。兩個婊子雙雙磕了頭。六老爺站在旁邊。大爺道：「六哥，現成板凳，你坐著不是。」六老爺道：「正是。要稟過大爺、二爺：兩個姑娘要賞他一個坐？」二爺道：「怎麼不坐？叫他坐了！」兩個婊子，輕輕試試，扭頭折頸，坐在一條板凳上，拿汗巾子掩著嘴笑。大爺問：「兩個姑娘今年尊庚？」六老爺代答道：「一位十七歲，一位十九歲。」王義安捧上茶來，兩個婊子親手接了兩杯茶，拿汗巾揩乾了杯子上一轉的水漬，走上去，奉與大爺、二爺。大爺、二爺接茶在手，喫著。六老爺問道：「大爺、二爺幾時恭喜起身？」大爺道：「只在明日就要走。現今主考已是將到京了，我們怎還不去？」六老爺和大爺說著話，二爺趁空把細姑娘拉在一條板凳上坐著，同他捏手捏腳，親熱了一回。

少刻就排上酒來。叫的教門廚子，備的教門席，都是些燕窩、鴨子、雞、魚。六老爺自己捧著酒奉大爺、二爺上坐，六老爺下陪。兩個婊子打橫。那菜一碗一碗的捧上來。六老爺逼手逼腳的坐在底下喫了一會酒。六老爺問道：「大爺、二爺這一到京，就要進場了？初八日五更鼓先點太平府，點到我們揚州府怕不要晚？」大爺道：「那裏就點太平府！貢院前先放三個炮，把柵欄子開了；又放三個炮，把大門開了；又放三個炮，把龍門開了：共放九個大炮。」二爺道：「他這個炮還沒有我們老人家轅門的炮大。」大爺道：「略小些，也差不多。放過了炮，至公堂上擺出香案來。應天府尹大人戴著襆頭，穿著蟒袍，行過了禮，立起身來，把兩把遮陽遮著臉。布政司書辦跪請三界伏魔大帝關聖帝君進場來鎮壓，請周將軍進場來巡場。放開遮陽，大人又行過了禮。布政司書辦跪請七曲文昌開化梓潼帝君進場來主試，請魁星老爺進場來放光。」六老爺嚇的吐舌道：「原來要請這些神道菩薩進來！可見是件大事！」順姑娘道：「他裏頭有這些菩薩坐著，虧大爺、二爺好大膽還敢進去！若是我們，就殺了也不敢進去！」六老爺正色道：「我們大爺、二爺也是天上的文曲星，怎比得你姑娘們！」大爺道：「請過了文昌，大人朝上又打三恭，書辦就跪請各舉子的功德父母。」六老爺道：「怎的叫做功德父母？」二爺道：「功德父母，是人家中過進士做過官的祖宗，方纔請了進來；若是那考老了的秀才和那百姓，請他進來做甚麼呢？」大爺道：「每號門前還有一首紅旗，底下還有一首黑旗。那紅旗底下是給下場人的恩鬼墩著；黑旗底下是給下場人的怨鬼墩著。到這時候，大人上了公座坐了。書辦點道：『恩鬼進，怨鬼進。』兩邊齊燒紙錢。只見一陣陰風，颯颯的響，滾了進來，跟著燒的紙錢，滾到紅旗、黑旗底下去了。」順姑娘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可見人要做好人！到這時候就見出分曉來了！」六老爺道：「像我們大老爺在邊上積了多少功德，活了多少人命，那恩鬼也不知是多少哩！一枝紅旗，那裏墩得下？」大爺道：「幸虧六哥不進場；若是六哥要進場，生生的就要給怨鬼拉了去！」六老爺道：「這是怎的？」大爺道：「像前科我宜興嚴世兄，是個飽學秀才，在場裏做完七篇文章，高聲朗誦。忽然一陣微微的風，把蠟燭頭吹的亂搖，掀開帘子伸進一個頭來。嚴世兄定睛一看，就是他相與的一個婊子。嚴世兄道：『你已經死了，怎麼來在這裏？』那婊子望著他嘻嘻的笑。嚴世兄急了，把號板一拍，那硯臺就翻過來，連黑墨都倒在卷子上，把卷子黑了一大塊，婊子就不見了。嚴世兄歎息道：『也是我命該如此！』可憐下著大雨，就交了卷，冒著雨出來，在下處害了三天病。我去看他，他告訴我如此。我說：『你當初不知怎樣作踐了這人，他所以來尋你。』六哥，你生平作踐了多少人？你說這大場進得進不得？」兩個姑娘拍手笑道：「六老爺好作踐的是我們，他若進場，我兩個人就是他的怨鬼！」喫了一會，六老爺啞著喉嚨唱了一個小曲；大爺、二爺，拍著腿，也唱了一個；婊子唱是不消說。鬧到三更鼓，打著燈籠回去

了。

次日，叫了一隻大船上南京。六老爺也送上船，回去了。大爺、二爺在船上閒談著進場的熱鬧處；二爺道：「今年該是個甚麼表題？」大爺道：「我猜沒有別的，去年老人家在貴州征服了一洞苗子，一定是這個表題。」二爺道：「這表題要在貴州出。」大爺道：「如此；只得求賢、免錢糧兩個題，其餘沒有了。」一路說著，就到了南京。管家尤鬍子接著，把行李搬到釣魚巷住下。大爺、二爺走進了門，轉過二層廳後，一個旁門進去，卻是三間倒坐的河廳，收拾的到也清爽。兩人坐定，看見河對面一帶河房，也有硃紅的欄杆，也有綠油的窗櫺，也有斑竹的簾子，裏面都下著各處的秀才，在那裏哼哼唧唧的念文章。

大爺、二爺纔住下，便催著尤鬍子去買兩頂新方巾；考籃、銅銚、號頂、門帘、火爐、燭臺、燭剪、卷袋，每樣兩件；趕著到鷲峰寺寫卷頭、交卷；又料理場食：月餅、蜜橙糕、蓮米、圓眼肉、人參、炒米、醬瓜、生薑、板鴨。大爺又和二爺說：「把貴州帶來的『阿魏』帶些進去，恐怕在裏頭寫錯了字著急。」足足料理了一天，纔得停妥。大爺、二爺又自己細細一件件的查點，說道：「功名事大，不可草草！」

到初八早上，把這兩頂舊頭巾叫兩個小子帶在頭上，抱著籃子到貢院前伺候。一路打從淮清橋過，那趕搶攤的擺著紅紅綠綠的封面，都是蕭金鉉、諸葛天申、季恬逸、匡超人、馬純上、蘧駔夫選的時文。一直等到晚，儀徵學的秀才點完了，纔點他們。進了頭門，那兩個小廝到底不得進去。大爺、二爺，自己抱著籃子，背著行李，看見兩邊蘆柴堆火光一直亮到天上。大爺、二爺坐在地下，解懷脫腳。聽見裏面高聲喊道：「仔細搜檢！」大爺、二爺跟了這些人進去，到二門口接卷，進龍門歸號。初十日出來，累倒了，每人喫了一隻鴨子，眠了一天。三場已畢。到十六日，叫小廝拿了一個「都督府」的溜子，溜了一班戲子來謝神。

少刻，看茶的到了。他是教門，自己有辦席的廚子，不用外僱。戲班子發了箱來，跟著一個拿燈籠的，拿著十幾個燈籠，寫著「三元班」。隨後一個人，後面帶著一個二漢，手裏拿著一個拜匣。到了寓處門首，向管家說了，傳將進去。大爺打開一看，原來是個手本，寫著：「門下鮑廷璽謹具喜燭雙輝，梨園一部，叩賀。」大爺知道他是個領班子的，叫了進來。鮑廷璽見過了大爺、二爺，說道：「門下在這裏領了一個小班，專伺候諸位老爺。昨日聽見兩位老爺要戲，故此特來伺候。」大爺見他為人有趣，留他一同坐著喫飯。過了一回，戲子來了，就在那河廳上面供了文昌帝君、關夫子的紙馬。兩人磕過頭，祭獻已畢。大爺、二爺、鮑廷璽共三人，坐了一席。鑼鼓響處，開場唱了四齣嘗湯戲。天色已晚，點起十幾副明角燈來，照耀的滿堂雪亮。足足唱到三更鼓，整本已完。鮑廷璽道：「門下這幾個小孩子跑的馬到也還看得，叫他跑一齣馬，替兩位老爺醒酒。」那小戲子一個個戴了貂裘，簪了雉羽，穿極新鮮的靠子，跑上場來，串了一個五花八門。大爺、二爺看了大喜。鮑廷璽道：「兩位老爺若不見棄，這孩子裏面揀兩個留在這裏伺候。」大爺道：「他們這樣小孩子，曉得伺候甚麼東西？有別的好頑的去處，帶我去走走。」鮑廷璽道：「這個容易，老爺，這對河就是葛來官家。他也是我掛名的徒弟。那年天長杜十七老爺在這裏湖亭大會，都是考過，榜上有名的。老爺明日到水襪巷，看著外科周先生的招牌，對門一個黑搶籬裏，就是他家了。」二爺道：「他家可有內眷？我也一同去走走。」鮑廷璽道：「現放著偌大的十二樓，二老爺為甚麼不去玩耍，倒要到他家去？少不得都是門下來奉陪。」說畢，戲已完了。鮑廷璽辭別去了。

次日，大爺備了八把點銅壺、兩瓶山羊血、四端苗錦、六簍貢茶，叫人挑著，一直來到葛來官家。敲開了門，一個大腳三帶了進去。前面一進兩破三的廳，上頭左邊一個門，一條小巷子進去，河房倒在貼後。那葛來官身穿著夾紗的玉色長衫子，手裏拿著燕翎扇，一雙十指尖尖的手，凭在欄杆上乘涼，看見大爺進來，說道：「請坐。老爺是那裏來的？」大爺道：「昨日鮑師父說，來官你家最好看水，今日特來望望你。還有幾色菲人事，你權且收下。」家人挑了進來。來官看了，喜逐顏開，說道：「怎麼領老爺這些東西？」忙叫大腳三：「收了進去。你向相公娘說，擺酒出來。」大爺道：「我是教門，不用大葷。」來官道：「有新買的極大的揚州螃蟹，不知老爺用不用？」大爺道：「這是我們本地的東西，我是最歡喜。我家伯伯大老爺在高要帶了家信來，想的要不的，也不得一隻喫喫。」來官道：「太老爺是朝裏出仕的？」大爺道：「我家太老爺做著貴州的都督府。我是回來下場的。」說著，擺上酒來。對著那河裏煙霧迷離，兩岸人家都點上了燈火，行船的人往來不絕。這葛來官喫了幾杯酒，紅紅的臉，在燈燭影裏，擎著那纖纖玉手，只管勸湯大爺喫酒。大爺道：「我酒是夠了，倒用杯茶罷。」葛來官叫那大腳三把螃蟹殼同菓碟都收了去，揩了桌子，拿出一把紫砂壺，烹了一壺梅片茶。兩人正喫到好處，忽聽見門外嚷成一片。葛來官走出大門，只見那外科周先生紅著臉，撏著肚子，在那裏嚷大腳三，說他倒了他家一門口的螃蟹殼子。葛來官纔待上前和他講說，被他劈面一頓臭罵道：「你家住的是『海市蜃樓』，合該把螃蟹殼倒在你門口，為甚麼送在我家來？難道你上頭兩隻眼睛也撐大了！」彼此吵鬧，還是湯家的管家勸了進去。剛纔坐下，那尤鬍子慌忙跑了進來道：「小的那裏不找尋大爺！卻在這裏！」大爺道：「你為甚事這樣慌張？」尤鬍子道：「二爺同那個姓鮑的走到東花園鷲峰寺旁邊一個人家喫茶，被幾個喇子囤著，把衣服都剝掉了！那姓鮑的嚇的老早走了。二爺關在他家，不得出來，急得要死！那間壁一個賣花的姚奶奶，說是他家姑老太，把住了門，那裏溜得脫！」大爺聽了，慌叫在寓處取了燈籠來，照著走到鷲峰寺間壁。那裏幾個喇子說：「我們好些時沒有大紅日子過了，不打他的醮水還打那個！」湯大爺雄赳赳的分開眾人，推開姚奶奶，一拳打掉了門。那二爺看見他哥來，兩步做一步，溜出來了。那些喇子還待要攔住他，看見大爺雄赳赳的，又打著「都督府」的燈籠，也就不敢惹他，各自都散了。兩人回到下處。過了二十多天，貢院前藍單取進墨漿去，知道就要揭曉。過了兩日，放出榜來，弟兄兩個都沒中。坐在下處，足足氣了七八天。領出落卷來，湯由三本，湯實三本，都三篇不曾看完。兩個人夥著大罵簾官、主考不通。正罵的興頭，貴州衙門的家人到了，遞上家信來。兩人拆開來看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桂林杏苑，空成魂夢之遊；虎鬬龍爭，又見戰征之事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　野羊塘將軍大戰　歌舞地酋長刦營

話說湯大爺、湯二爺領得落卷來，正在寓處看了氣惱，只見家人從貴州鎮遠府來，遞上家信。兩人拆開同看，上寫道：

「……生苗近日頗有蠢動之意。爾等於發榜後，無
論中與不中，且來鎮署要緊！……」

大爺看過，向二爺道：「老人家叫我們到衙門裏去；我們且回儀徵，收拾收拾，再打算長行。」當下喚尤鬍子叫了船，算還了房錢。大爺、二爺坐了轎，小廝們押著行李，出漢西門上船。葛來官聽見，買了兩隻板鴨，幾樣茶食，到船上送行。大爺又悄悄送了他一個荷包，裝著四兩銀子，相別去了。當晚開船，次早到家。大爺、二爺先上岸回家。纔洗了臉坐下喫茶，門上人進來說：「六爺來了。」只見六老爺後面帶著一個人，走了進來，一見面就說道：「聽見我們老爺出兵征勦苗子，把苗子平定了，明年朝廷必定開科，大爺、二爺一齊中了，我們老爺封了侯，那一品的廕襲，料想大爺、二爺也不稀罕，就求大爺賞了我，等我戴了紗帽，給細姑娘看看，也好叫他怕我三分！」大爺道：「六哥，你掙一頂紗帽單單去嚇細姑娘，又不如去把這紗帽賞與王義安了！」二爺道：「你們只管說話，這個人是那裏來的？」那人上來磕頭請安，懷裏拿出一封書子來遞上來。六老爺道：「他姓臧，名喚臧岐，天長縣人。這書是杜少卿哥寄來的，說臧岐為人甚妥帖，薦來給大爺、二爺使喚。」二爺把信拆開，同大爺看，前頭寫著些請問老伯安好的話，後面說到：「臧岐一向在貴州做長隨，貴州的山僻小路他都認得，其人頗可以供使令」等語。大爺看過，向二爺說道：「杜世兄我們也許久不會他了；既是他薦來的人，留下使喚便了。」臧四磕頭謝了下去。門上人進來稟：「王漢策老爺到了，在廳上要會。」大爺道：「老二，我同六哥喫飯，你去會會他罷。」二爺出去會客，大爺叫擺飯同六老爺喫。喫著，二爺送了客回來。大爺問道：「他來說甚麼？」二爺道：「他說他東家萬雪齋有兩船鹽，也就在這兩日開江，託吾們在路上照應照應。」二爺已一同喫飯。喫完了飯，六老爺道：「我今日且去著，明日再來送行。」又道：「二爺若是得空，還到細姑娘那裏瞧瞧他去。我先去叫他那裏等著。」大爺道：「六哥，你就是個討債鬼，纏死了人！今日還那得工夫去看那騷婊子！」六老爺笑著去了。次日，行裏寫了一隻大江船。尤鬍子、臧四同幾個小廝，搬行李上船。門鎗旗牌，十分熱鬧。六老爺送到黃泥灘，說了幾句分別的話，纔叫一個小船蕩了回去。

這裏放炮開船，一直往上江進發。這日將到大姑塘，風色大作。大爺吩咐急急收了口子，彎了船。那江裏白頭浪茫茫一片，就如煎鹽疊雪的一般。只見兩隻大鹽船，被風橫掃了，抵在岸邊。便有兩百隻小撥船，岸上來了兩百個兇神也似的人，齊聲叫道：「鹽船擱了淺了！我們快幫他去起撥！」那些人駕了小船，跳在鹽船上，不由分說，把他艙裏的子兒鹽，一包一包的，儘興搬到小船上。那兩百隻小船，都裝滿了，一個人一把槳，如飛的棹起來，都穿入那小港中，無影無蹤的去了。那船上管船的舵工，押船的朝奉，面面相覷，束手無策。望見這邊船上打著「貴州總鎮都督府」的旗號，知道是湯少爺的船，都過來跪下，哀求道：「小的們是萬老爺家兩號鹽船，被這些強盜生生打劫了，是二位老爺眼見的，求老爺做主搭救！」大爺同二爺道：「我們同你家老爺雖是鄉親，但這失賊的事，該地方官管。你們須是到地方官衙門遞呈紙去。」朝奉們無法，只得依言，具了呈紙，到彭澤縣去告。那知縣接了呈詞，即刻陞堂，將舵工、朝奉、水手、一干人等，都叫進二堂，問道：「你們鹽船為何不開行？停泊在本縣地方上是何緣故？那些搶鹽的姓甚名誰？平日認得不認得？」舵工道：「小的們的船被風掃到岸邊，那港裏有兩百隻小船，幾百個兇神，硬把小的船上鹽包都搬了去了。」知縣聽了，大怒道：「本縣法令嚴明，地方清肅，那裏有這等事！分明是你這奴才攬載了商人的鹽斤，在路夥著押船的家人任意嫖賭花消，沿途偷賣了，借此為由，希圖抵賴！你到了本縣案下，還不實說麼？」不由分說，撒下一把籤來。兩邊如狼如虎的公人，把舵工拖翻，二十毛板，打的皮開肉綻。又指著押船的朝奉道：「你一定是知情夥賴，快快向我實說！」說著，那手又去摩著籤筒。可憐這朝奉是花月叢中長大的，近年有了幾莖鬍子，主人纔差他出來押船，嬌皮嫩肉，何曾見過這樣官刑。今番見了，屁滾尿流，憑著官叫他說甚麼就是甚麼，那裏還敢頂一句。當下磕頭如搗蒜，只求饒命。知縣又把水手們嚷罵一番，要將一干人寄監，明日再審。朝奉慌了，急急叫了一個水手，託他到湯少爺船上求他說人情。湯大爺叫臧岐拿了帖子上來拜上知縣，說：「萬家的家人，原是自不小心。失去的鹽斤，也還有限。老爺已經責處過管船的，叫他下次小心，寬恕他們罷。」知縣聽了這話，叫臧岐原帖拜上二位少爺，說：「曉得，遵命了。」又坐堂叫齊一干人等在面前，說道：「本該將你們解回江都縣照數追賠，這是本縣開恩，恕你初犯！」扯個淡，一齊趕了出來。朝奉帶著舵工到湯少爺船上磕頭，謝了說情的恩，捻著鼻子，回船去了。

次日，風定開船，又行了幾程。大爺、二爺由水登陸，到了鎮遠府，打發尤鬍子先往衙門通報。大爺、二爺隨後進署。這日正陪著客，請的就是鎮遠府太守。這太守姓雷，名驥，字康錫，進士出身，年紀六十多歲，是個老科目，大興縣人，由部郎陞了出來，在鎮遠有五六年，苗情最為熟習。雷太守在湯鎮臺西廳上喫過了飯，拿上茶來喫著，談到苗子的事。雷太守道：「我們這裏生苗、熟苗兩種，那熟苗是最怕王法的，從來也不敢多事；只有生苗容易會鬧起來。那大石崖、金狗洞一帶的苗子，尤其可惡！前日長官司田德稟了上來說：『生員馮君瑞被金狗洞苗子別莊燕捉去，不肯放還。若是要他放還，須送他五百兩銀子做贖身的身價。』大老爺，你議議這件事該怎麼一個辦法？」湯鎮臺道：「馮君瑞是我內地生員，關係朝廷體統，他如何敢拿了去，要起贖身的價銀來？目無王法已極！此事並沒有第二議，惟有帶了兵馬，到他洞裏把逆苗盡行勦滅了，捉回馮君瑞，交與地方官，究出起釁情由，再行治罪！舍此還有別的甚麼辦法？」雷太守道：「大老爺此議，原是正辦。但是何苦為了馮君瑞一個人興師動眾。愚見不如檄委田土司到洞裏宣諭苗酋，叫他好好送出馮君瑞，這事也就可以罷了。」湯鎮臺道：「太老爺，你這話就差了。譬如田土司到洞裏去，那逆苗又把他留下，要一千兩銀子取贖；甚而太老爺親自去宣諭，他又把太老爺留下，要一萬銀子取贖，這事將如何辦法？況且朝廷每年費百十萬錢糧，養活這些兵丁、將、備，所司何事？既然怕興師動眾，不如不養活這些閒人了！」幾句就同雷太守說戧了。雷太守道：「也罷，我們將此事敘一個簡明的稟帖，稟明上臺，看上臺如何批下來，我們遵照辦理就是了。」當下雷太守道了多謝，辭別回署去了。

這裏放炮封門。湯鎮臺進來，兩個乃郎請安叩見了。臧四也磕了頭。問了些家鄉的話，各自安息。過了幾日，總督把稟帖批下來：

「仰該鎮帶領兵馬，剿滅逆苗，以彰法紀。餘如稟，速行繳。」

這湯鎮臺接了批稟，即刻差人把府裏兵房書辦叫了來，關在書房裏。那書辦嚇了一跳，不知甚麼緣故。到晚，將三更時分，湯鎮臺到書房裏來會那書辦，手下人都叫迴避了。湯鎮臺拿出五十兩一定大銀，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先生，你請收下。我

約你來，不為別的，只為買你一個字。」那書辦嚇的戰抖抖的，說道：「大老爺有何吩咐處，只管叫書辦怎麼樣辦，書辦死也不敢受太老爺的賞！」湯鎮臺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我也不肯連累你。明日上頭有行文到府裏叫我出兵時，府裏知會過來，你只將『帶領兵馬』四個字，寫作『多帶兵馬』。我這元寶送為筆資，並無別件奉托。」書辦應允了，收了銀子，放了他回去。又過了幾天，府裏會過來，催湯鎮臺出兵，那文書上有「多帶兵馬」字樣。那本標三營，分防二協，都受他調遣。各路糧餉俱已齊備。

看看已是除夕。清江、銅仁兩協參將、守備稟道：「晦日用兵，兵法所忌。」湯鎮臺道：「且不要管他。『運用之妙，在於一心。』苗子們今日過年，正好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。」傳下號令：遣清江參將帶領本協人馬，從小石崖穿到鼓樓坡，以斷其後路；遣銅仁守備帶領本協人馬，從石屏山直抵九曲崗，以遏其前鋒。湯鎮臺自領本標人馬，在野羊塘作中軍大隊。調撥已定，往前進發。湯鎮臺道：「逆苗巢穴，正在野羊塘。我們若從大路去驚動了他，他踞了碉樓，以逸待勞，我們倒難以刻期取勝。」因問臧岐道：「你認得可還有小路穿到他後面？」臧岐道：「小的認得。從香爐崖扒過山去，走鐵溪裏抄到後面，可近十八里。只是溪水寒冷，現在有冰，難走。」湯鎮臺道：「這個不妨。」號令中軍馬兵穿了油靴，步兵穿了鷂子鞋，一齊打從這條路上前進。

且說那苗酋正在洞裏聚集眾苗子，男男女女，飲酒作樂過年。馮君瑞本是一個奸棍，又得了苗女為妻，翁婿兩個，羅列著許多苗婆，穿的花紅柳綠，鳴鑼擊鼓，演唱苗戲。忽然一個小卒飛跑了來報道：「不好了！大皇帝發兵來勦，已經到了九曲崗了！」那苗酋嚇得魂不附體，忙調兩百苗兵，帶了標槍，前去抵敵。只見又是一個小卒沒命的奔來報道：「鼓樓坡來了大眾的兵馬，不計其數！」苗酋同馮君瑞正慌張著急，忽聽得一聲炮響，後邊山頭上火把齊明，喊殺連天，從空而下。那苗酋領著苗兵，捨命混戰。怎當得湯總鎮的兵馬，長槍大戟，直殺到野羊塘，苗兵死傷過半。苗酋同馮君瑞覓條小路，逃往別的苗洞裏去了。

那裏前軍銅仁守備，後軍清江參將，都會合在野羊塘。搜了巢穴，將敗殘的苗子盡行殺了，苗婆留在軍中執炊爨之役。湯總鎮號令三軍，就在野羊塘紮下營盤。參將、守備，都到帳房裏來賀捷。湯總鎮道：「二位將軍且不要放心。我看賊苗雖敗，他已逃往別洞，必然求了救兵，今夜來劫我們的營盤。不可不預為防備。」因問臧岐道：「此處通那一洞最近？」臧岐道：「此處到豎眼洞不足三十里。」湯總鎮道：「我有道理。」向參將、守備道：「二位將軍，你領了本部人馬，伏於石柱橋左右，這是苗賊回去必由之總路。你等他回去之時，聽炮響為號，伏兵齊起，上前掩殺。」兩將聽令去了。湯總鎮叫把收留的苗婆內中，揀會唱歌的，都梳好了椎髻，穿好了苗錦，赤著腳，到中軍帳房裏歌舞作樂；卻把兵馬將士，都埋伏在山坳裏。果然五更天氣，苗酋率領著豎眼洞的苗兵，帶了苗刀，拿了標鎗，悄悄渡過石柱橋。望見野羊塘中軍帳裏燈燭輝煌，正在歌舞，一齊吶聲喊，撲進帳房。不想撲了一個空，那些苗婆之外，並不見有一個人。知道是中了計，急急往外跑。那山坳裏伏兵齊發，喊聲連天。苗酋拼命的領著苗兵投石柱橋來，卻不防一聲炮響，橋下伏兵齊出，幾處湊攏，趕殺前來。還虧得苗子的腳底板厚，不怕巉巖荊棘，就如驚猿脫兔，漫山越嶺的逃散了。

湯總鎮得了大勝，檢點這三營、兩協人馬，無大損傷，唱著凱歌，回鎮遠府。雷太守接著，道了恭喜，問起苗酋別莊燕以及馮君瑞的下落。湯鎮臺道：「我們連贏了他幾仗，他們窮蹙逃命，料想這兩個已經自戕溝壑了。」雷太守道：「大勢看來，自是如此。但是上頭問下來，這一句話卻難以登答，明明像個飾詞了。」當下湯鎮臺不能言語。回到衙門，兩個少爺接著，請了安。卻為這件事，心裏十分躊躇，一夜也不曾睡著。次日，將出兵得勝的情節報了上去。總督那裏又批下來，同雷太守的所見竟是一樣，專問別莊燕、馮君瑞兩名要犯，「務須刻期拿獲解院，以憑題奏」等語。湯鎮臺著了慌，一時無法。只見臧岐在旁跪下稟道：「生苗洞裏路徑，小的都認得。求老爺差小的前去打探得別莊燕現在何處，便好設法擒捉他了。」湯鎮臺大喜，賞了他五十兩銀子，叫他前去細細打探。

臧岐領了主命，去了八九日，回來稟道：「小的直去到豎眼洞，探得別莊燕因借兵劫營，輸了一仗，洞裏苗頭和他惱了，而今又投到白蟲洞那裏去。小的又尋到那裏打探，聞得馮君瑞也在那裏。別莊燕只賸了家口十幾個人，手下的兵馬全然沒有了。又聽見他們設了一計。說我們這鎮遠府裏，正月十八日，鐵溪裏的神道出現。滿城人家，家家都要關門躲避。他們打算到這一日，扮做鬼怪，到老爺府裏來打劫報仇。老爺須是防範他為妙。」湯鎮臺聽了，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又賞了臧岐羊酒，叫他歇息去。果然鎮遠有個風俗，說正月十八日，鐵溪裏龍神嫁妹子。那妹子生的醜陋，怕人看見，差了多少的蝦兵蟹將護衛著他嫁。人家都要關了門，不許出來張看。若是偷著張看，被他瞧見了，就有疾風暴雨，平地水深三尺，把人民要淹死無數。此風相傳已久。

到了十七日，湯鎮臺將親隨兵丁叫到面前，問道：「你們那一個認得馮君瑞？」內中有一個高挑子出來跪稟道：「小的認得。」湯鎮臺道：「好。」便叫他穿上一件長白布直裰，戴上一頂紙糊的極高的黑帽子，擦上一臉的石灰，妝做地方鬼模樣。又叫家丁粧了一班牛頭馬面，魔王夜叉，極猙獰的怪物。吩咐高挑子道：「你明日看見馮君瑞，即便捉住，重重有賞。」布置停當，傳令管北門的，天未明就開了城門。那別莊燕同馮君瑞假扮做一班賽會的，各把短刀藏在身邊，半夜來到北門，看見城門已開，即奔到總兵衙門馬號的牆外。十幾個人，各將兵器拿在手裏，扒過牆來去裏邊，月色微明，照著一個大空院子，正不知從那裏進去。忽然見牆頭上伏著一個怪物，手裏拿著一個糖鑼子，噹噹的敲了兩下，那一堵牆，就像地動一般，滑喇的憑空倒了下來。幾十條火把齊明，跳出幾十個惡鬼，手執鋼叉、留客住，一擁上前。這別莊燕同馮君瑞著了這一嚇，兩隻腳好像被釘釘住了的。地方鬼走上前一鈎鐮鎗勾住馮君瑞，喊道：「拿住馮君瑞了！」眾人一齊下手，把十幾個人都拿了，一個也不曾溜脫。拿到二堂，湯鎮臺點了數，次日解到府裏。雷太守聽見拿獲了賊頭和馮君瑞，亦甚是歡喜，即請出王命、尚方劍，將別莊燕同馮君瑞梟首示眾，其餘苗子都殺了，具了本奏進京去。奉上諭：

「湯奏辦理金狗洞匪苗一案，率意輕進，糜費錢糧，著降三級調用，以為好事貪功者戒。欽此。」

湯鎮臺接著抄報看過，歎了一口氣。部文到了，新官到任，送了印，同兩位公子商議，收拾打點回家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將軍已去，悵大樹之飄零；名士高談，謀先人之窀穸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